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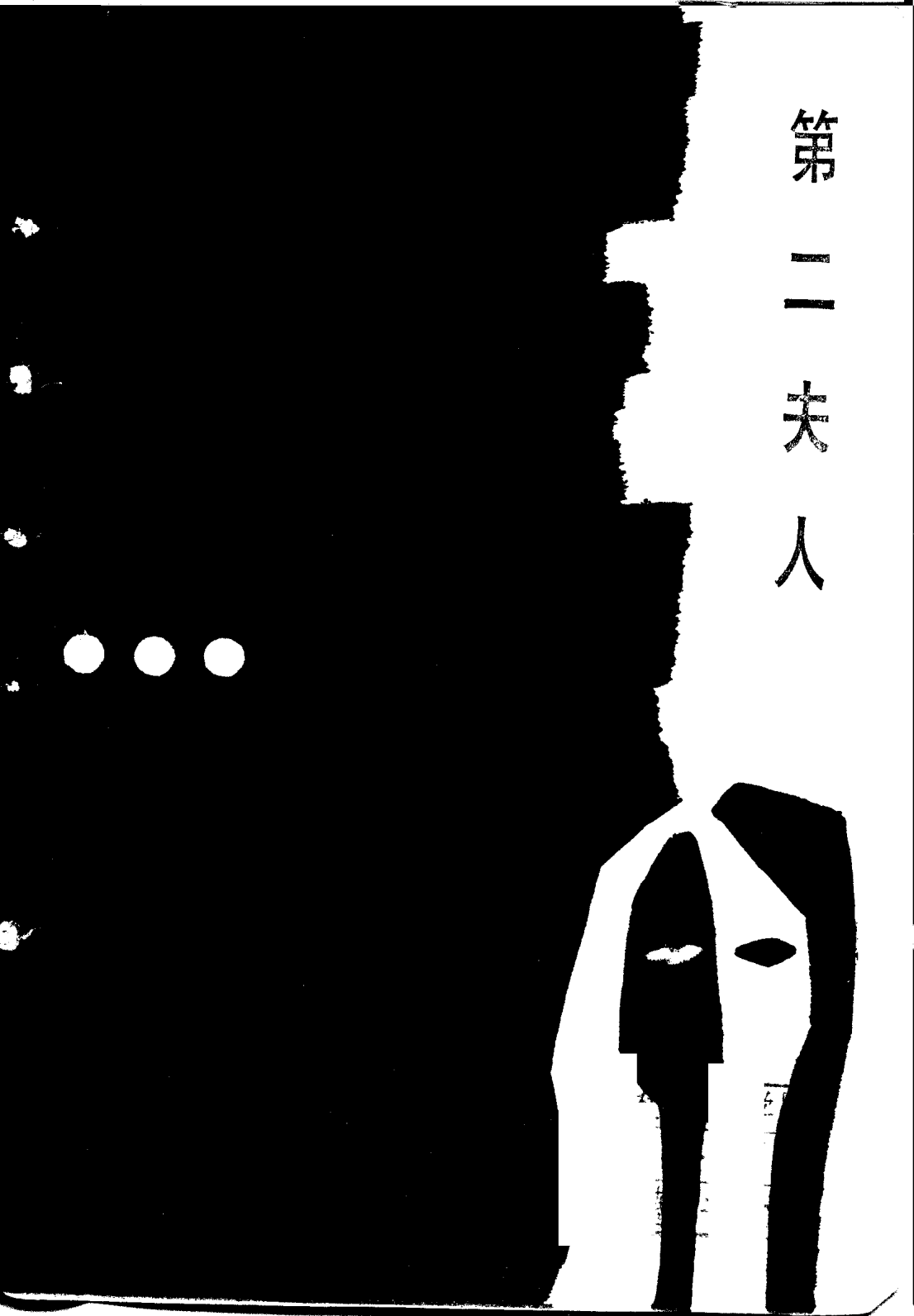
●〔美〕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第二夫人

●山东文艺出版社

第二夫人



The Second Lady

Irving Wallace

A Signet Book

New American Library

First signet Printing, October, 1981

第 二 夫 人

〔美〕欧文·华莱士著

王 金 铃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印张 2 插图 312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ISBN 7—5329—0027—4

I · 24

统一书号 10331·274 定价 2.95元

For the reader:

I do not know if this story ever happened
or will ever happen. But it could happen, I believe --
and that belief was enough for me to write this
realistic work of fiction.

Best wishes,

Henry Wallace

第一章

她坐在那儿，方感好受起来，折磨人的记者招待会总算接近尾声了。

这间黄色的椭圆形办公室内，那些路易斯十六时期的家俱，事先已经做了调整。她直直地扳着身子，坐在条纹罩面的沙发中间，精神处在警觉状态。她的身后是拱形的窗子和南草坪的空野，她的前面是二十几个坐在折叠椅子上的白宫记者。这些记者当中，有二十个女的，四个男的，一个个都不好对付。

坐在她左右两边的是，她的朋友新闻秘书娜拉和会议秘书劳雷尔·伊金斯。之所以这样安排她们，不光是为了方便，还为了窘困时她们好出面照应。当然，整个这出戏毕竟由她自个儿来唱。自从成为第一夫人以来，两年半的时间里，她只出面开过四次记者招待会。这次是第五次，是在她丈夫一再催促下召开的（他常说：“多出头露面对你我都有好处。”）。也许是长时间不开招待会的缘故吧，会上提的问题多得让人吃不消。

就这样，会议开了一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提的问题倒不难，大都是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您一直吃含糖量高的食物是不是真的？是否再恢复您的网球课？是否打算在初选中帮您丈夫参加竞选？总统让不让您参政？有关国务事宜征求不征求您

26 P/177

的意见？最近读些什么小说？对最近的妇女时装有何看法？伦敦的拉德布里是否仍为您最称意的时装女设计师？对民意测验中称您为当今世界上最孚众望的妇女一说有何想法？——凡此种种，五花八门的问题问个没完没了。

这时，一个说话带点得克萨斯州鼻音的胖女人提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布拉德福夫人，谈到您将出席莫斯科世界妇女大会的消息，在陪同您的丈夫参加伦敦最高首脑会谈之前——”

“怎么啦？”

“——您是否对权力平等修正案或流产问题的议题，提出了您个人的修改意见？在莫斯科打不打算提及这些问题？”

她觉得坐在旁边的新闻秘书有些侷促不安，这显然是请她当心的一种表示，不过她没有理会，照常毫不犹豫地回答下去。“大会发言时，这两个议题，我是要讨论的。照我看来，他们并没有丝毫改变。我仍然坚信，争取妇女权力平等在美国早已时机成熟，而且随着时间的转移，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谈到流产问题，无论哪一方，要讨论的事情都很多。”她停顿了一下，听见她的新闻秘书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听到秘书的宽慰声，她又继续讲下去：“尽管如此，我认为绝不应该立什么法律反对流产，我想这种决议要由人们自己来选择，要由每个妇女参与制定才行。”

“您在莫斯科准备阐明此观点吗？”

“那是肯定无疑的。而且，我还要依据提供给我的统计资料，对当今美国妇女在这两个议题上所持的立场进行详细的评述。”

另一个瘦骨嶙嶙的细高挑女记者站了起来，她说起话来有

一股半吊子波士顿口音。“布拉德福夫人，除此之外，您还打算在这次世界妇女大会上讨论些什么？”

“妇女在美国劳动大军中的地位，在军队中的地位。呵，还有其它一言难尽的题目。我返回后，会准备一份详细的报告的。”

《纽约时报》的女编辑站了起来。“我听说您要在莫斯科待三天，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会外计划参加什么活动？”

“好吧。因为这是我首次去苏联，所以将设法尽量挤出点时间用来观光——不过，我想这儿的娜拉对我的日程安排比我更清楚。”

她看了娜拉·贾德森一眼，她的这位秘书对此评价立即表示认可。她很精明活跃，对所担当的职务显得当之无愧。

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比莉·布拉德福这才往后一靠依着后背坐着。整整一天，特别是从中午到现在，提心吊胆、忙不胜忙，什么也顾不上，直到现在，她才感到自己真的精疲力竭了。她觉察到什么地方有点散乱，向下看了看淡蓝色的开士米套领毛线衫和暗蓝色的百褶裙。毛线衫、百褶裙都很鲜艳、整洁，那么是头发出了毛病？她曾把自己的金色长发挽在后面，用一条丝带绕发髻扎住。这次又像往常一样，有几缕头发松开了，耷拉在前额上，她用特有的手势一掠，将乱发整好。

娜拉对记者滔滔不绝地讲述了第一夫人莫斯科之行的日程安排，比莉·布拉德福对此自然表示感激，比莉佯做聚精会神地听新闻秘书讲述，她的心思却早已离开现场，飘飘渺渺地返回到这个至关重要的早上，接着一路神游穿过了下午直到目前。午前，她把所有的信件办妥，特别是发往住在马里布的父亲及妹妹吉蒂的两封信，信上说明，从莫斯科返回后，在起程

赴伦敦之前，她将抽暇到洛杉矶呆一天，盼望能见到他们。

这之后，她又忙着张罗午餐。午餐在总统的内阁餐厅进行，用餐拖了挺长的时间，招待参、众两院中多数党及少数党领袖的诸位夫人，还有几个重要的委员会头头的夫人。紧接着她又接见了国家残疾人协会的绘画比赛获奖人员。后来，刚从伦敦来的拉德布里又找了来，让她试穿一下新做的准备在莫斯科和伦敦穿的外衣和长袍。她气也没来得及喘一口，又在私人女侍萨拉·基廷的协助下，一头扎进了纸堆里，去找一本旧的大学剪贴簿，好让盖伊·帕克为她写自传时参考用。后来又匆匆下了楼，走出白宫，来到玫瑰园。晚秋的午后，到处香气馥郁，在阳光下进行接见，真是一大快事，她就在这里接见了女童子军的代表团以及她们的领导人，向在公共事业中表现突出的人员颁发了特别奖。

剩下还不到五分钟，她又与娜拉一起来到黄色的椭圆形办公室，聚集在那里的新闻记者一直在喝着茶等着她的到来。

这时，记者招待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了，她意识到会议刚好结束。坐在她两边的娜拉和劳雷尔已经站了起来。她急忙从沙发上站起来，轻轻地道了谢，并说了声再见。等到房内走净了人，她仍站在那里，感到确实精疲力竭了。她那典雅的、白皙的面庞上一直冻结着的微笑，到这时才溶化成绷紧的直线。这至关重要的一天总算结束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还有最后一幕要演出。

她抖了抖精神，独个儿离开了这个房间，沿着长廊走向电梯，乘电梯到了楼下。

几分钟后，她走进白宫西翼，朝着内阁会议室走了进去。

她从来不知道耽忧和紧张是什么滋味，但此时此地，她却深感忧虑和不安。这间宽敞的房间里充满了皮革和雪茄烟的气息。不出她所料，他们在那儿，一共五人，紧靠红木长桌的头上坐着，仍在直盯盯地注视着面前的两个电视监视屏幕上的图象，上面正映着她刚离开黄色椭圆形办公室的情景。

这组人中，级别最高的便是克格勃主席伊凡·彼得罗夫将军，一个笨重的庞然大物。他霍地站起来，斯拉夫型的大脸上挂着咧着嘴的笑容。

“好哇，薇拉·瓦维洛娃！”他叫起来，一边走向前去，在她的这片腮上吻了吻，又换到那片腮上吻了吻。“亲爱的，你真叫绝，演得维妙维肖，毫无破绽，我向你祝贺！”

他身后的几个人，一个是茹科上校，一个是她的情人亚历克斯·拉津，其余两个她不认识，他们都跟着站了起来，异口同声地表示祝贺。

她的心这时才不那么跳了。“谢谢你们，”她说道，“非常感谢。”

彼得罗夫将军又说道，“这最后的彩排就这样结束了。”他审视着她。“你觉得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一切都准备好了！”

“很好。”他捡起帽子，“我们这就去克里姆林宫向总理汇报。”

他们离开内阁会议室时，她跟随在后面，一直看着他们钻进轿车，离开了这座伪造的假白宫。克格勃警卫人员敞开高篱大门，让轿车通过。她站在那里，视向打开的高篱大门的远方，凝望着克里姆林宫金色的圆形屋顶和塔尖，凝望着天幕下的莫斯科城的轮廓。

最后，薇拉·瓦维洛娃自我笑了起来，这一次是真笑。真的，她的确准备好了。

第 二 章

盖伊·帕克一走出他的乔治敦公寓，立即意识到天气不那么令人可爱了。华盛顿特区一旦闷热潮湿起来，哪个城市也不会比它更令人窒息难挨的。等他转弯进入胡同，朝前车房走去时，他早已感到全身粘乎乎的。从腋窝到腰际，汗渍片片，衬衫像是一个胶性的大绷带，死死的贴在身上。他打开新买的福特车，脱掉绉沙茄克，解松领带，弓身钻进车内，坐在方向盘后面的驾驶座上。他将茄克放在客座上叠整齐，把他的小型盆式磁带录音机放在衣服上面。

车发动起来之后，向后倒出胡同，离开了那里。他开足了马力，用最大速度朝着麦迪逊旅馆疾驶而去。他的午餐约定在一点半。他不想迟到误事，因为他的客人非常忙，更何况他还需要人家的大力帮忙呢。过去已经有过两次这样的机会，他与乔治·基尔戴约好了午餐会，但每次到最后时刻，都被他用种种借口取消了约会。一小时之前，他给在华盛顿《洛杉矶时报》办公室的基尔戴打了个电话，基尔戴向他保证今天下午可以约会。这样以来，帕克就越发不想去晚了，因为这次会见对他会大有实惠。这位办公室主任在与帕克的会见中得不到半点收益，而帕克却不然，能从这次会见中捞到大大的油水。在整个城市中，特别是在“第四等级”的人们（谰指新闻界、记者们）中间，大家都知道帕克为了给第一夫人写自传，预先从

出版商手中预支五十万美元（其余的五十万给慈善事业）。对此，基尔戴有一切理由感到嫉妒，并且由妒而生嫌，不会进行合作的。实在说，他过去的为人证明他是个心地纯正的人，一副古道心肠，他倒高兴看到他的同行作家飞黄腾达。

帕克比约定时间提前四分钟到达麦迪逊旅馆。他急忙抓起录音机和衣服，将汽车交给看门人。一走进陈设优雅的门厅，里面的那股冷气立即使他感到非常舒适，精神也为之一振。他拐向右面，越过服务台和记账处，匆匆地朝着那间外观并不显眼的酒吧间走去。走进酒吧间，正巧看见一个女招待领基尔戴到餐桌。他朝他们走过去，并向基尔戴挥手打招呼，基尔戴也反过去招呼他。

帕克与基尔戴并非深交，自他成为总统的发言撰稿人以来，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与基尔戴偶尔见面充其量也不过六、七回。谈话机会也只有寥寥几次，时间都很短，而且话题总是涉及政治方面。

就他的私人情况而言，帕克更是所知甚少，他只知道基尔戴是个新闻记者，他对所报道的内容非常固执，对事实的准确性怀有近乎宗教性的虔诚，因而倍受同行的尊敬。过去，帕克压根儿不知道他与第一夫人中间还有什么联系。

前些日子有一次，比莉亲口提起他来，帕克这才知道，这是在他们谈论比莉作为一个报刊专业学生从瓦萨毕业后的情况时提到的。比莉的父亲退休前，比莉一直在一家广告代理处里工作，该代理处管理为她父亲作投资生意的公司。她得到了一份差使，与一家纽约公共关系商行打交道，不久，成了他们的驻伦敦代表。不过，未干多久，她又返回洛杉矶，决定写一本小说，谁知写了一半又把稿子撕了。

“过后不久你便在《洛杉矶时报》社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吧？”帕克曾这样问过她。

“实情并非全部如此。事实上，我所干的第一份报纸差使——如果能叫作是报纸差使的话——是在《圣莫尼卡时事报》免费散发的一周平安的栏目上写文章。挣钱不挣钱我倒不在乎，我真不需要从这上面挣什么钱。这种工作使我能够接触各种事件和场所，这些事件和场所假若别的工作是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的。呐，有一天，编辑指派我写一篇有关一家麻醉剂恢复中心的文章。我没有按照常规采访，而是先会见主任，我从所读过的内莉·布莱的传记中得到了一个念头。”

“你是指那个想打破朱尔斯·费恩八十天环球旅行记录的人吧？”

“怎么说都一样。费恩在小说中的菲利斯·福格也是用了八十天环游世界的。事实上，内莉·布莱是在一八八九年和一八九〇年环游世界的。她绕地球一周用了七十二天。不过，在这以前，内莉还是个《纽约世界》的初出茅庐的记者，刚出来工作，她就编写了一个故事，说一些精神失常的人，被放逐到布莱克韦尔岛，以及受到了什么对待的情形。然而，内莉没有按正统的方法处理这个故事，而是把自己乔装打扮，穿上一身褴褛不堪的衣服，装出一副神经错乱的外表，佯作发疯，使自己也被押解到布莱克韦尔岛上。她作为一个病人，目睹了那里的悲惨的景况和别的病人所遭受的残酷的待遇，得到了第一手材料。在她摆脱掉那里之后，就她在那里的亲身经历，写了两篇故事发表在头版上。她对这种罪恶事实的揭露，使她一夜之间名声大噪。你看，作为日常工作，他们委派我写一篇有关麻醉剂恢复中心的报道。我要完成委派给我的工作，登在圣莫尼

卡上。这时我想起了内莉·布莱，于是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照此一试呢？”

“他们接受你作为一名吸毒成瘾者进入到该中心了吗？”

“是可卡因上瘾者，而且还真的奏效，令我大开眼界。之后我使用第一人称撰写见闻，用病人的观点来写。呐，我并不是说它是什么轰动一时的新闻——说到底，它不过是登载在小小的每周一次的免费散发的报纸上，与不动产和食品市场广告混杂在一起——不过，它还是为我赢得了一点读者的注意力和赞扬，特别是在我家庭中，引起了重视并获得了好评。我父亲尤其喜欢。实际上确是如此。他对此印象很深，并且剪下了一篇寄给了他的朋友，他那个朋友是《洛杉矶时报》的总经理。总经理很喜欢这篇文章，而且也还因为它是由克拉伦斯·莱恩的女儿写的——那时我父亲因他的投资业很出名——这位总经理将它送给编辑部。总编辑于是便召请我见面，并且决定让我作为一个写作职员试用一下。”

“那么你干得如何？”

比莉·布拉德福笑起来。“我的第一次的委派任务是大败特败，要不是因为乔治·基尔戴，我就会在受雇四十八小时后立即被解雇。他那时是一名校对编辑，他确实救了我一命。”

“出了什么事？”

“哦，我不想详细说，只要一问乔治·基尔戴便知，他会把整个事情都告诉你。他眼下就在华盛顿，是《洛杉矶时报》办公室的头头。说真的，你无论如何应该见见他，他会给你增添许许多多的资料。他具有真正的记者的眼力，去问他吧。”

“我要去的，布拉德福夫人，只不过我想先问一问你，你第一次接受任务出了什么事？”

就这样她便告诉了他，把她所能记起的第一次的情况统统告诉了他。

此事说来已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这也便是帕克最初了解到的基尔戴在比莉·布拉德福的生涯中所占的一点小小的地位。他曾想会见基尔戴，他最近确也联系过，这一回是他第三次争取机会，现在他总算来到麦迪逊酒吧间坐在基尔戴的对面了。

帕克即刻对这位新闻界老前辈所给予的合作表示感激。

“甭客气，”基尔戴说。这时女招待返回来拿他们的定单，趁着基尔戴对菜单重看了一遍，最后定下鸡丝汤、乾酪、莴苣三明治面包的时刻，帕克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位办公室主任。他的白色的眉毛又粗又浓，鼻子很突出，大下巴壳，带两道刮脸划痕，头部整个地安置在一个短脖子上，粗矮而结实的身架包在满是皱折的灰色套服中。

帕克也点了几样菜，接着指了指他俩中间塑料餐桌上的磁带录音机。“您不介意吧？”帕克问。

“录吧，”基尔戴说，“至于我自个儿，我不用这玩艺。我发现使用它只会浪费时间，转抄下来工作量太大，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无关紧要的。别误会，对着它讲话我并不反对。”

帕克按下录制按钮，开始录音。

“您在华盛顿住了多久了？”他问。

“迁到这儿来还是在比莉·布拉德福住进白宫的前一年。”

“那么说是两年半以前喽。”

“差不离。我为她感到非常骄傲。她使这座旧的楼房面目一新。她美貌优雅犹如杰奎琳·肯尼迪，精明诚实又似贝蒂·

福特，但却比她俩更有创造精神，更具有政治眼光。确实，她活像罗莎琳·卡特，具有了不起的天生才能。照我看，她是我们白宫里曾经住过的第一夫人中最漂亮的一个。”

“我也这么认为。”帕克说。“与她一起共事，简直是一种乐趣。自她成为第一夫人后，你还常常见到布拉德福夫人吗？”

“不太常见，我与白宫东厅不大来往。我在西厅边上工作，全都是涉及总统的政治活动的事情。可她仍然十分关照，让我出席了三、四次国宴。”

“我过去并不知道您与她的生涯还有什么联系。不久前一天，她提起您时才晓得。”

“她提起我？她说什么？”

“说您如何在她接受《洛杉矶时报》的第一个指派任务中解救了她。”

“她告诉你这件事了吗？”

“不错。她说她很感激您。”

“这事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真格的，作为一个作者，她那时还是一个刚出校门办过一两件公务的雏子。”他停了一下。“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光把事实说了说。她想您也许能对这些事给予详细说明的。这事很能给自传增光添彩。”

“说下去。”

“作为记者第一次派给她的差使，”帕克说，“那是非常重要的，而那位总编辑——我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

“戴维·纳金特。”

“谢谢。不知怎的，他指派比莉去会见某个显要人物

——”

“琼纳斯·萨尔科医生。小儿麻痹症疫苗发明人，从拉霍亚来要在洛杉矶作一次演讲。”

“好。她便前去会见他，并且见到了他。萨尔科很友好，提供给她非常有趣的资料。她走进打字室，写好了她的稿子，并且交给您，您再传送到总编辑手里。您发现稿子写得令人吃惊的糟，幼稚而又浅薄，离题万里，如此等等。您没有告诉她，就把稿子扣住了。您知道，如果总编看见这样的稿子，准会打发她走。这样您便不声不响地把它转交给您的一位知己朋友，让他重写一下，他是位老手，叫史蒂夫·伍德斯——”

“叫史蒂夫·伍德斯，”基尔戴纠正他。

“是这样，谢谢。叫伍德斯。他将此稿全部改写了。在您的要求下又交回给您。您拿着那份重写的稿子交到了总编那里，总编很欣赏。给了她一份固定的记者工作。当她读到印出的稿子时，吃惊不小，不知道这当中如何改写的。她问您，您开诚布公地告诉了她。您告诉她，那篇会见稿子写得太糟糕。并且具体地谈到了哪里写得不对。您告诉她将稿子交给伍德斯重写了一下，并指出他如何把她那篇访问记改变写法，使得它能够见报。她学东西很快，第二次，以及之后的所有的稿子，她都写得很好。这是布拉德福夫人的说法。这当中事实有什么出入吗？”

基尔戴最后吃完了三明治。“嗯，真实情况大体如此。”他说，用手遮着嘴剔了剔牙。“这其中只有一点不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把真情告诉她，没有什么叫史蒂夫·伍德斯的人重写它。他根本不存在。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我也不会拿给他看，我不会让他或任何人知道她第一次接受任务就写得那样糟。也